

天涯诗海

春日四记

(组诗)

■符纯荣

早春记

晨起。一杯温开水
滑入肠胃,像窗外暖阳
将破损的年华修正

街巷缤纷
繁花,灯火,车流……
红绿灯像预设的
暂停或起搏键
给予生命里程以某种提醒

河水从上游到来
朝下游游去。桥的一端连着
老城的老,另一端楔入
新区的新

冬日已去。爱我的人和我爱
的人

都在这里。一杯温开水
浸润的肠胃
为我长出鲜活早春

春风记

群山解甲。候鸟北飞
河流调试琴瑟
一路春寒,拖着料峭刀刃

柳枝在虚空淬火
新绿锋利,削薄夏亭的晚
钟——

残冬的碎屑
正从檐角簌簌脱落

车轮深处,所有腐烂抑或重
生的根茎
都听见泥土之中
铁器铮鸣

龙爪塔下,那听涛人伫立良久
河风穿过岁月的指缝
将他的白发
一根根扶起

登高记

每一条路径,都有延伸的理想
诚如苍生命运
兜转,浮沉,值得铭记

春光明媚。证明晦涩冬日
终于过去。登山的人多了起来
孩子们跑上跑下
以生动嬉闹,打开春天的门扉

我一直热爱着的:山路弯曲,
暖阳

普照,菜蔬葱翠
以及摊贩热情的招揽

暖融融的烟火人间
完全苏醒,纵容我放大热爱

河湾记

垂柳起身,春风上岸
蛙鸣蛰伏草丛
开始点燃青绿色的火焰

河水继续从上游到来
奔赴下游之前
有泳者轻拍水花,留一条优
雅航线

阳光又一次翻开河湾
水雾褪除轻浮
鹭鸟踮高张望
纸鸢为天空拓开无限

旧岁如逝。万物有新的蠢蠢
欲动

市声鼎沸中
少年迎面走来,衣着鲜艳



冬去春来,新芽萌发。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向往昌江,从一朵木棉花出发

□段万义

木棉花的出手不凡,定是海南昌江新年的最佳开场白。缘于它们的倾心加持,昌江的气质与腔调定然不可辜负。

田园中,木棉花的静默感人至深,沧桑和坚持中书写无尽的思念与盼望,或是叙述着正能量的全力恪守。尤显突出的梯田木棉,错落有致地排兵布阵,激活着川流不息的乡情乡愁。排岸村,火车鸣笛是对两旁木棉花的大声呼赞,叩响了热爱之门。铁轨独具审美潜质,刷出曲长引导线,聚焦和铺陈了清晰在线的现代派油画。昌化江畔,两岸绵延的木棉宛若红绸带,缠绕岱山,情愫依依。倘若木棉未知自己有多美,倒映的水面一定会如实告知。木棉正隔江望语,途经的树叶小舟亲眼目睹,似乎害羞成小姑娘,一溜烟儿便跑远了。

向往昌江的春天,从一朵木棉花出发。“满城都是木棉花”,昌江木棉已英姿逼人,这份早春献礼唤醒了昌江,鲜活了许多层次。

木棉红了,化作一地春红。初升日光映照,远处木棉越发明眼,如同一束束形态变幻的火焰,“几树半红似

染”,灿烂得摄人心魄。它红得鲜艳而热烈,红得深沉且坚定。于此,你可以对挚爱的人表白: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永远站在一起。

手捧木棉花,怎舍得片刻放下。它比梅花艳,比樱花暖,不仅色红如血,且分量非一般花儿所能比拟。它的花瓣油光可鉴,小心抚摸,厚实感比荷花更舒爽。试图轻轻拉断五片叶中的缕缕花蕊,然而我错了,它们紧紧地驻扎底部,也许是为了衬托花瓣的美,也许是为了衬托花蕊的美,也许是凤凰花是位温婉俏丽的姑娘,木棉花更像是刚毅坚韧的花木兰。

木棉花红得比朝霞鲜,为什么会这样红?“英雄树下歇过马”。相传,受人爱戴的黎族抗敌英雄吉贝,在一次搏斗中因叛徒出卖,被困在大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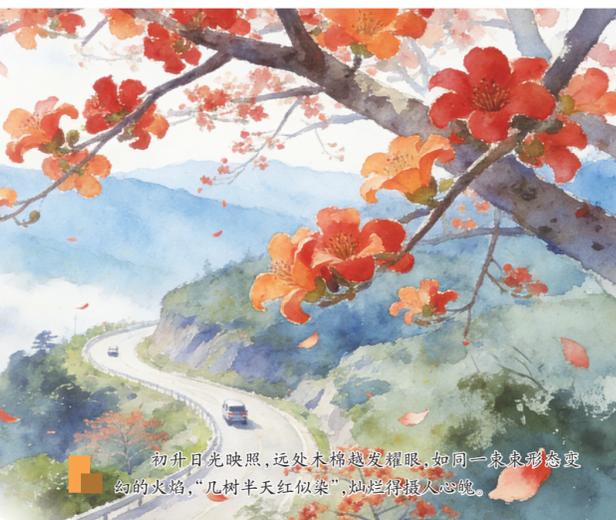
河南的一位大爷游巴黎的无美颜随手拍,晒到网上之后,意外地治愈了众人的“巴黎病”。阴云下的埃菲尔铁塔似家乡的电线塔,凯旋门恍若小区门柱,塞纳河畔也淡成了村口的小水沟,这组反差满满的照片,褪去了异国风光的滤镜光环,更照见了国人日渐坚定的民族自信。

曾几何时,“国外的月亮更圆”是不少人的执念。巴黎的浪漫、伦敦的优雅,经文字与镜头渲染,成了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许多人追逐海外标签,却忽略了脚下土地的璀璨。殊不知,我们的故土藏着五千年文明积淀,藏着三餐四季的温暖,更有着独属于东方的浪漫与壮阔。

表姐家刚读高中的小侄子,是个爱啃史书的孩子,书桌一角堆着翻卷了边的《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书签上还抄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句子。

前几日家庭聚餐,众人聊起大爷拍巴黎的趣闻,有人打趣“没了滤镜,浪漫之都也失色”,小侄子当即放下筷子,顺手翻出书里长城的插图:“不是巴黎不好,是我们不必把异国想得太神。凯旋门是有历史,可咱们的万里长城,那是秦代工匠一砖一瓦筑起的家国情,气魄更盛;塞纳河是漂亮,但咱们家乡的古运河,当年千帆来往,装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间烟火。”他细数着四大发明如何推动了文明进程,聊起如今高铁驰骋、空间站遨游的盛景,眼里闪着光:“多读读历史就知道,咱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就不缺智慧和骨气。底气就在自己脚下,何必总抬头去找别人的光。”一番话引得众人颌首,这份从历史里长出来的笃定,格外有力量。

这股少年意气,正是当代中国孩子的缩影。他们生于国富民强的时代,不必在匮乏中仰望外界,既能从课本里读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也能在生活中见证祖国的日新月异。这份底气,让他们拥有了平视世界的从容,这也正是大爷的照片引发共鸣的根源



初升日光映照,远处木棉越发耀眼,如同一束束形态变幻的火焰,“几树半红似染”,灿烂得摄人心魄。

木棉染红春山,车向云深处行。蒙海龙 作

身中数箭,仍屹立山巅,身躯化作一株木棉树,箭翎变为树枝,鲜血化成殷红的花朵。黎族人民为了表示心中的怀念与崇敬,每逢男女结婚之日,都要精心种植一株木棉树。人们利用木棉果里的棉絮织成黎锦,也统称为吉贝。

木棉花可入药早有耳闻,入菜食用也毫不逊色。木棉饼首屈一指,被众相追捧。苦瓜炒木棉、肉丝炒木棉是农家最简单的菜品,绵软的清甜里体现着自然与天成。调理肠胃的木棉花羹汤,略显奶白的汤里花儿飘红,春天的气息弥漫开来,似是仙人吸霞食花的美妙。你不期待这种唇齿留香、

心海如花的时刻吗?

木棉花开,乡村游被侍弄得风生水起。观赏栈道完美着陆,旅游服务井然有序。木棉花随时跌落,于田地颗粒归仓,溅起秧田水花,一次最美问候,一份禾苗成长福利。木棉树下的小店文艺范儿十足,朵朵木棉花挺立于玻璃瓶中,诚实地盛开着昌江待客之道。许多黎家特产在木棉花的牵引下不断吸睛,以文化形式,乘着旅游翅膀,抢滩游客的舌尖,犒劳人们的肠胃,让每一位旅人流连忘返。

木棉花开,生命怒放。有木棉花开的昌江,空中流淌激情火热之歌。

木棉花开,有情自来。无体悟不共情,与人,与自然,与万物。



华夏山河自有华章
时光荏苒
山高路远,云雾漫漫。蒙海龙 作

都市表情

八十老爸的诗意生活

□刘权熠

清晨六点半,手机屏幕亮起,是老爸发来的早安问候——一张他自己拍摄的朝霞照片,配着诗句:“莫道行程早,更有早行人。”我回复一个点赞的表情。80岁的老爸,总能在平凡日子里打捞出诗意的晨光。

三年前,老爸突然迷上了摄影,起因是我送他一台二手微单,本意是让他拍些花草打发时间。谁知他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研读了三本摄影教材,还加入了老年大学的线上摄影班的优秀学员。获奖作品拍的不过是小区池塘的残荷,配题:“残荷听雨声,枯枝也成景。”

去年春天,老爸开始学国画。最初画的牡丹像白菜,竹子像筷子,但老爸不气馁,每天雷打不动画两小时。上个月,他寄来手绘的生肖贺卡,墨色淋漓的牛犊低头吃草,题目:“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那牛的眼睛,真有几分清亮。

最让我惊讶的是老爸对智能家居的热爱。去年,他悄悄改造了客厅,装上声控灯和智能窗帘。暑假我回家,刚说“有点热”,窗帘自动合拢,空调悄然启动。老爸得意地演示他的“指挥系统”——其实只是个普通智能音箱,却被他调教得服服帖帖。“科技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他说,“老头儿也能玩转新时代。”

老爸的学习从不闭门造车。社区成立智能手机班,他主动当助教,把复杂的操作编成顺口溜:“要想发语音,按住小话筒;照片想美化,点开美颜功。”那些比他年轻十来岁的“老学生”都爱听他讲课。物业推广垃圾分类,老爸自制分类图,用废旧纸板做成四色模型,在小区广场办起流动课堂。孩子们围着他叫“科学家爷爷”,他笑满脸皱纹。

饮食上老爸也有新追求。偶然看到轻食概念,便开始研究营养搭配。他的笔记本上工整记录着:“藜麦含高蛋白,燕麦降胆固醇。”早餐不再是简单的粥和馒头,而是色彩缤纷的拼盘:紫薯、玉米、水煮蛋、西兰花,摆得像像精致。

上周回家,见老爸书桌上摊着德语入门教材。我诧异:“爸,您这是?”他推推老花镜:“社区来了个德国志愿者,我想和他聊天。”

夜幕降临时,老爸又发来消息,是他在老年大学上课的截图——这节课讲区块链。对话框里,他刚刚提问:“请问老师,比特币和传统货币的根本区别是什么?”问题后面跟着个俏皮的吐舌头表情。

窗外月色正好,我忽然想起老爸常说的一句话:“日子不是熬出来的,是学出来的,乐出来的。”

生活记事

早市,打开烟火生活

□夏学军

冯唐曾经说过:“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而博物馆、书店、咖啡馆、古董店、菜市场,则是一个城市的美感所在。”如果母亲看到这句话,一定会深有体会,因为母亲对早市的热爱,远远超过咖啡店等地方。

顾名思义,早市,只有早去,菜才新鲜。家附近的早市,天不亮就开市了,母亲轻手轻脚地起床,拉着小菜车赶往早市。我很不理解,为什么非要赶这早,难道超市的菜不新鲜吗?于是一个周末,我决定起一次早,随母亲去一趟早市,美其名曰是陪她,其实是想一探究竟,母亲为什么这么爱早市。

清晨的风,还带着微凉气息,路上行人不多,大都奔着一个方向——早市。转过几个街角后,早市的嘈杂声忽然就涌了过来,母亲一下子来了精神,拉着我紧走起来:“快点儿快点儿!”感染得我也莫名地激动了一下,加快了脚步。

一脚踏入,便仿佛跌进了巨大而热闹的“场子”里,各种声音、气味、熙熙攘攘的人,轰然而至,眼花缭乱的,我眼神就不够用了。惊讶于怎么会有这么多蔬菜呢,有些菜,我都叫不上来名字;惊讶于活虾在硕大的盆里跳跃,真像齐白石画作中的虾,通体透明。再看母亲,穿梭在各个摊位间,如鱼入水般丝滑。

母亲曾经说过:“别小瞧买菜这点

小事,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还真不会买,到什么时节就吃什么菜,反季的尽量不吃,应季蔬菜只有早市的最新鲜。”母亲拿起一把嫩绿的芹菜让我看,指着根部黑色的泥土,告诉我这是清晨采摘的,泥土还没干呢。

母亲在一辆小车前停下来,从一堆“泥孩儿”一样的胡萝卜里挑捡起来,一边挑一边告诉我:“别看表面有泥,可比超市里溜光水滑的那种好吃,上次我给你们做的胡萝卜炖牛肉香吧,就是这种。”

转到一处角落,母亲“咦”了一声:“这个时候有这个?”我定睛一看,是一小撮野菜。母亲像见了宝,蹲下去,爱怜地捏在手里,又向我科普起来:“这是马齿苋,清火最好的,这两天你不是口腔溃疡吗,回去给你煮水喝。”母亲是讨价还价高手,此时却爽快得很,不还价。“大山里转悠一天,挖点菜不容易,挣的是辛苦钱。”付了钱,母亲由衷地感慨。

忽然有点恍惚,站在混杂着泥土、鱼腥味、油烟的气味里,周遭是嘈杂的叫卖声、谈笑声,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原来那些曾让我不屑一顾的烟火气,在这个早市里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懂了,这就是生活的底色。

我走在母亲身旁,侧头看着她半白的发间、眼角的皱纹。忽然很知足,我的母亲,每日用双手掂量生活,将一

一匹马,驮着新年跑

□张宏宇

早春时节,阳光淡淡地洒落,空气中仍带着几分寒意。我走进宜兴博物馆,转过一个拐角,毫无防备地,一整面墙的奔马突然闯入眼帘。那是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画面上的马匹栩栩如生,仿佛要从画中跃出。

那些墨马,并非马厩里驯服的姿态,也不是草原上悠闲吃草的模样。它们是从一片混沌的白色中,用浓墨与水,猛然勾勒出的灵魂。马的头颅是一团浓重的焦墨,凝聚着向前的意志;颈部的线条刚劲如弓,经脉在墨色中若隐若现,仿佛能听到血液奔腾的声音。墨色深浅不一,干湿交替,不像是在描绘形象,倒像是在与无形的对手较量。浓墨处,是生命全力冲刺的姿态,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淡墨处,则是气息的吐纳,是激烈旋律中的短暂停顿。马尾和鬃毛的飞白,如狂草掠过纸面,虚淡的笔触留下了喘息的空间和无尽的回味。那是奔跑后的沉思,是呐喊间的静默,是喧嚣中突然看清内心的瞬间。

我忽然明白了,先生哪里只是在画马?他分明是用笔作矛,以纸为战场,与自己的生命对话。马背的坚实与腹部的空灵,马蹄踏下时的厚重与蹄下留白的虚无,不正是人生的两种状态吗?我们总是追求实在的成就,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虚无的留白,正是这些空白给了生命喘息的空间。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一味地浓墨重彩,而在于虚实相生、浓淡相宜的平衡。把握住这种平衡,马就有了神韵,人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再看那马的姿态。迎风直行的,昂首向天,仿佛任何险阻都能被它踏碎;扬蹄欲起的,筋肉在瞬间绷紧,积蓄着下一刻爆发的力量;也有侧首回眸的,眼神透过墨色,望向未知的来路与去程。画马如此,做人何尝不是?我们或奋笔疾书,或吟唱高歌,或辛勤劳作,最终呈现的,都是内心想要表达的样子。那姿态之所以能无声地打动人心,因为它超越了语言的局限,直击我们灵魂深处。

走出博物馆,寒风依旧,但心中却涌动着一股力量。我想,马年应有的姿态,或许就蕴含在这水墨的辩证之中。不是盲目地、气喘吁吁地奔跑,而是懂得何时该如焦墨般凝聚力量,勇往直前;也明白何时该如淡墨般舒展,回望初心。以墨为骨,让信念更加坚定;以水为韵,使情怀保持鲜活。在那无限延展的时间空白中,既要迈出有力的步伐,开拓新的天地,也要记得适时停下脚步,静静回望。

切琐碎默默消化,最终转化成厨房里实实在在一日三餐。此时,我也终于明白了母亲说过的话——买菜不是小事一桩,是精深的生活哲学。

古龙说:“如果一个人走投无路,就放他去菜市场。”此刻我深以为然,失意之人一进菜市场,就会重新萌发对生活的热爱,好像人化成了泥,融进了一个庞大、杂乱但温暖的泥潭中,一切矫饰与虚空,在这里无处遁形。

跟着母亲走出早市,太阳已经升起老高,母亲心满意足地看着一早上的收获。问我吃什么时,我一反常态,没说那句“随便”,我俩热烈地计划着晚餐吃什么、怎么做。